淵雅堂全集

惕甫未定藁卷十三

長洲王芑孫念豐

誌銘二

工部營繕司主事徐君墓志銘

今上元年余爲華亭校官識君諸生中舉君應孝廉方正之詔上官格之屢余爭之彊卒得請已而君用科第入官余解職去君還一視余眞州再視余蘇州葢余自得君而士加信君亦得余以通當世之遊以達於學而日即於高明余方計君蚤退闇修將大有所立而豈知其中

道棄余以逝及茲將葬悲夫君諱士泰字彙仲明大學士階十世孫父曰錫鳳生四子皆補諸生君其次也君以顧皋榜進士入工部營繕司為主事未一年假歸喪其母沈又失其妻妻亦沈氏而賢也君多女未有子不樂再出間謂余曰某不自意賴先生督策成名顧少無宦情功令凡請養者遇　覃恩雖不當職得以其官封父母今用養親告足矣君為人踽踽畏慎內行醇白默自力於人所不知接人無貴賤少長一以誠不忤物而使物自悟家貧自束髮逮歿無一日不為人講授其講授勤苦倍他師其在京師所授業生果齊斯歡皆相次

致科第登　朝積數十年束修所入得金數百或耆沒之而君弗校有富家請繼室焉君謝弗應晚頗耆飲飲酔益逡巡如不勝蓋其難能者如此君所期不過一子最後舉子曰勤學喜甚然勤學之生甫卅七日而君遽殁尤願得一命榮其親幾得矣迄又弗待君既齒於自處天亦齒於處君若是其必將壽勤學而大諸其後也耶君所爲制舉文行於世始亦嘗河漢余言久而灑然獨意儒家之說語其門人顧子濂曰學者外飾多一分即內心少一分雖未及著書其學可知也卒以嘉慶十三年月日年四十七葬以其年十二月壬寅墓在某鄉

某原烏虖余日駸駸衰矣謂且託君以後事而今乃銘君銘曰

豐其獨嗇其福藐茲孤詒爾穀務諸天寧待卜

署湖北蘄州知州州徐君墓誌銘

君諱鏃慶號闇齋舊名嵩入官乃更名世家崑山高祖

尚書乾學與弟侍郎秉義大學士元文仕

仁皇帝朝世謂之三徐曾祖炯直隸巡道祖修仁雲南

普洱府知府父虎臣監生自普洱君以官破產君父子

往依外家金匱不能歸遂爲其縣人君弱冠補諸生翹

然以文章自名主鄉試者欲置之第一旣不得天下傳

相誦其文過當時眞第一

高宗南巡召試　賜文綺乾隆五十一年舉於鄉從軍

湖北嘗得知縣積功勞被旨以知州通判用歷署武

昌府通判崇陽黃梅三縣事最後署蘄州去蘄州以官
事未訖止黃州府城暴亡年四十五子三濤潢汶女三
孫二君少材於故湖廣總督鎮洋畢公今
上元年教匪事起君倡招撫之議公即奏薦君招撫襄
陽始賊圍取夾河洲富人鄭宗元家刦之與畔宗元不
肯獨身跳還他吏欲偵得殺之以爲功顧未繇得宗元
至是君從二騎往得之幷其同歸者皆言於畢公而免
之君所收撫至三千人白當事請繼票招撫故非當事
意又迕宗元事僅以三百十人就賑而檄君使驅船漢
上驅船故武弁事君不辭凡再遇賊騎蹴雨雪中徒步

以免明年巡卡以發奸晉秩在武昌充鄉試內監試官在崇陽靖其民之思亂者斥去故時催漕吏在黃梅以餘力治江隄之就圮者君貧累世亦立蚤遊當世所至交懽王公大人輒致千金緣手盡不得已奮思階便巧獵功名終不能自摧燥以趨時會既見柢梧為州縣益不敢放手公私逋積自畢公歿上官滋不悅君君既內不自慊又乘外憤意惑亂倉猝求死死之日妻子莫在未幾子潰又死於是故人之在東南者賻之財俾子濤以喪還葬之鄧尉先塋之次其卒在七年二月一日葬以九年七月六日君在時好持論獨忍折余時自負高

譁衆中衆或從旁舉余名倓而語息常以是戲君爲笑樂然即是有以見君自信篤而自知明不苟隨世爲燥濕皦然見絀以死一時君子相與悲之而亦不能諱其所繇死烏虖余甚媿其平生之言則於銘君也敢不信

銘曰

子之頎頎以鳴於文而莫克留子之子子以鳴於官而隨以折烏虖士有違世以罹尤亦有投時以召悔其尤其悔古今揮淚余茲窅然莫知所云惟號於衆以歸其魂旣沓以墳銘以茲文而如見其人

河南上北河同知顧君墓誌銘

君諱禮琥字西金蘇州府吳縣人系出吳醴陵侯雍其自虞山遷之府治者曰文莊公麒明有以御史養親歸朝命免其宅征因名其地曰天賜莊者君之高伯祖宗孟也顧于吾吳得姓絲遠中間代緒再絕而紹遞相爲後君所後祖考曰榮世考曰泰來妣曰吳曰嚴皆贈如君官本生祖考未立妣張妣贈如制君生立秋前一日贈大夫君感夢徵故以名三歲問所好曰好讀書益奇之十八補縣學生每試輒冠名噪甚乾隆四十五年舉于鄉又五年成進士當得知縣未及而以河臣薦爲山

東東平州州同遷泉河通判再遷河南上北河同知以病自免不能歸卒河南年五十六娶陸贈宜人繼程封宜人皆有婦順先卒一子穗林一女適附監生蔣超曾卒以嘉慶八年五月廿六日明年孤穗林奉其喪還卜以年月日葬某鄉某原以兩宜人祔君敦樸力內行謹于財好愁爲人有方幅不可干以私于文章尤善制舉業居家爲舉業師遊從百十人吳之名善舉業無在君右者亦善鑒人嘗貽余書京師才其所授業生潘世恩吳廷琛以謂此鄉閈英絕未爲君知故亟以相報其後兩人先後取進士及第第一人雖余莫知君何繇得之

也生平靜退不問門以外而自諸生時見謂能文要人
爭求識面書幣造其庭不得已往謝爲草奏適中
上旨遂留不遣寖尋被薦起家十餘年雖再進官未離
幕府不身領事賣其故所居屋以自資
上東巡有欲爲之地者固謝以免從大府往來督擒諸
工防禦教匪將護京兵由豫入楚所得皆平叙無奇擢
友愛其弟禮璜引以入官令爲汲縣丞始所與余皆爲
諸生同里閈相好如君不過六七人命酒高譚慷慨所
志皆甚遠其後分散彫落或僅僅取科第或併不及取
科第其仕者或遂或不遂忽忽人生一世亦且無幾何

存矣其遇窮無過余然余茲五十漂搖江海閒猶得名
爲後死徃徃諸君生死之訃轉或待余經晝今又哭君
之墓而銘之烏虖豈不悲哉銘曰
別君星紀凡再移中閒再見惟京師誚我齒脫神貌非
君亦撫髀爲酒悲茫茫天地一逝機修短隨化吾何期
吾墓孰銘子庶幾今君喪還肅豈知哭不戀梧赴逝時
君孤執言徵我辭使我執筆横涕洟

山東陽信縣知縣玉君墓誌銘

余所識輦下藏書家無過玉棟鈞圃嘗為作讀易樓記者也鈞圃所藏書於集部尤富以是洞曉古今學術與其授受源流持論空一世所與遊翁學士方綱周編修永年桂進士馥天下不四三人偶從他所見余詩趣儁十五里訪余既而邀余襆被所謂讀易樓者劇談窮日夜其家所藏金石書畫往往多余題識頃之君再出官山東余亦南還七八年其子榮慶以通判試用河南以書告君之喪且以狀來徵銘按狀君字子隆玉棟其名鈞圃其自號也本襄平民家姚氏有贈光祿大夫福

州將軍貢貴者自
太祖時編入內府爲正白旗漢軍曾祖章奇贈資政大
夫江寧布政使祖五格贈資政大夫父福葆溝渠河道
監督授中憲大夫母賀封恭人娶夏封孺人子六存者
四榮慶桂慶炳慶炵慶女一適學生靈椿其卒嘉慶四
年六月三日年五十五以某月日葬某原君以乾隆庚
寅舉人揀選知縣發山東補寗陽故陞公燿方爲按察
使薦調單縣中以事去再補淄川獲要犯引　見當遷
以親老告親終出補陽信前後在山東幾二十年歷署
博興利津章邱樂陵皆能其職君軀幹修偉博涉彊記

無所不通以旗人自晦爲吏故世不甚知而世所矜寵
有名者君亦不以屑意所著詩古文八卷雜志二卷金
石過眼錄五卷他所詮次校定尚多性頗嗇財獨奢于
聚書人亦以是靳之嘗過廠市酬一書如其常值弗與
求益因倍之仍弗與再倍之又弗與君怒拂衣登車去
夜不獲寐破曉卒遣騎奴以三倍值馳取書歸其篤好
若此余南還再與君書不報榮慶之赴余也書不詳第
言悉傾所有未審所謂豈物理聚而思散抑君身後官
逋私責有不可言者邪惟君生平寡契晚交得余雖不
言意緒間一似重有託于余者其忍不銘銘曰

嗟君好書亦施于政其在利津義學與盛其去樂陵縣民遮境救荒章邱民鮮菜色大吏聞之頒下其式再莅河瀆歲繕茭薪經畫終始役不及民始字單父匄婦道僵莅瘞其殣遺嬰臥旁收哺以長有譪慈祥儻來儻往物運相循書則亡矣澤有攸存歸安斯宅利爾嗣人

雲南按察使李君配兩康淑人墓誌銘

嘉慶三年靜樂李君鑾宣自刑部郎中備兵溫處以書告其配後康淑人之喪幷述前康淑人事屬余爲言余未及爲也後七年君自溫處赴 闕道江南徃復申前請其年夏君以按察雲南請 覲見之邗上復言旣別又以書來責諾烏虖以君之篤于倫紀彌久而殷即兩淑人賢可知矣余前與君同巷居京師當後康淑人時晨夕還往其家羹飯潔清溷庖得所以是推君所爲兩康宜人述其辭皆信余之言之必不如君言之親切可思也乃刪著所述系之銘以需其葬而納諸墓墓在某

鄭某原葬以某年月日君之述曰吾前娶康宜人與縣學生䫉女撫于其叔父監生炤吾年十八昏于外祖孫文定公之家歸而窶甚伯父遺米二斗以爲吾立室之始吾昏三日即出又歲歲在外宜人奉大人居日不盡米一升或且折䅘爲糜和以苦菜豆杏之葉夜以一錢市油燈絲如豆一日雨甚甕中粟僅供大人餐宜人摘籬下葫蘆花食之吾鄉舉之歲宜人質其衣得錢四百留半以資居者吾自攜錢三百騎驢去宜人少吾一歲事吾十年以乾隆四十九年六月廿四日卒年二十六又曰吾繼娶康宜人即監生炤女吾既失前康宜人縣

人無肯與女者惟宜人自小見吾壻其家不吾貧也因以嫁吾壻七日不能自舉火乃卒與宜人往依其父母居吾困窶不欲入京宜人鬻其裝資吾北上補　景山教習迫成進士官刑部日不暇給而宜人于家喪其父遂來京師吾壻未兩月出至是七年矣宜人性慈儉好潔不以貧故自燥灑掃一室花罌醬瓿位置閑雅均愛婢僕奉吾衣冠必謹不共施櫛終身不相爾汝能承吾大人懽有餽必問所來常曰君居困久竊恐倉猝傷廉耳宜人少吾十歲事吾十四年卒在嘉慶二年之六月二十日年三十兩宜人皆以產亡吾至今無子悲夫君

所自述在郎中時故曰宜人今茲盃進通顯矣宜易今
稱而余以仍君舊文弗易也銘曰

謇夫君兮升天門繡持斧兮載熊轓擁旗旄兮從如雲
焚椒蘭兮羅苾芬開元堂兮杳目存工祝招兮脩燎益
魂雙雙兮欻以躍被蘿薜兮乘煙氣質莫覩兮悲綦巾
木葉下兮清霜慘蟬朝吟兮猨獻昏傷如之何兮羌令
貴而昔貧生不屋兮死為墳

候選教諭朱君墓誌銘

華亭張君興鏞以書述其亡友朱君之行屬余銘其墓余在華亭未及識朱君而嘗以其弟子鄧請為其繼母蔡孺人家傳故嘗閱其世矣君娶于張張君之請余也勤其于述君也甚痛乃刪取張君所述為之誌曰君諱光曜字昱初先世自杭州遷松江今為婁縣人祖秀文廣西柳州府通判父履吉貴州施秉縣知縣母陸繼蔡繼王贈封如令君少好學松江之士所學不出制舉文君于制舉文獨喜宗鄉人陳夏之說以求進于古又喜晉唐人書旁涉篆隸故督學南昌彭尚書錄爲府學生

平湖沈尚書與食餼累薦鄉試不得意發憤獻詩
高宗東巡行所在又不得則入京肄業國子監歸而喪
其母又喪其父服除試又絀乃入貲注選教諭不及選
以嘉慶八年九月廿五日卒年四十四子四殤其一存
者大溶大榮大琛而大琛遺腹後君卒六月乃生女二
殤其一以卒之明年某月日葬君某原君湛默寡言笑
有本行四歲哭母如成人父施秉君故以毀卒君哭之
亦幾喪明痛其所腹出母陸因割宅以居其外氏之黨
其先家有不虞于水君悉力增築而改堋焉嘗依其姑
之夫故王編修錫奎于京師編修出守潁州以役君祀

其家事至貧遺勿恤惋既病矣爲其弟光斑草示文法夜漏下數十刻其敦篤若此迹君所施于事者既近又未暇著書雖其歿也諄諄自託于張君張君又以屬于余而余所能書止于是義固不得而加之也然張君之哭君適時而哀余欲辭之而莫獲辭也即君生平必有可思者矣遂與銘諸其幽曰

嗇而遇又嗇而年歸宅于斯而嗣之延而澤其緜

張烈婦墓誌銘

烈婦姓徐氏山東嶧縣人監生淳女年十九歸同縣監生張承之季子士景三年而士景死烈婦從死在今上建元之幾年又幾年士景從兄炳南試官江南來述其事將以某年月日舉烈婦與士景合葬某鄉某原謁余爲銘烈婦爲人端謹寡言笑以婉順宜其家而當于舅姑與士景相愛又能使士景行加修而學加勸監生君夫婦以婦故愛士景勝于未得婦時侍士景疾三十餘晝夜不一步離士景疾甚目無覩頻呼婦安在他人雜指婦應曰在婦飲泣謂曰君所在吾焉不在君往吾

斯往矣已而上吏役家人知婦必死遞守之婦雖摧毀斷飲食猶故洋洋作不死狀欲以懈守者伺其間不可得既三日矣乃肅容詣舅姑前長跪若有所啟舅姑知其意慰喻之防守益密又明日天將曉烈婦欠伸謂守者曰若等環以守吾不勝勌即吾亦勌極矣今弟欲少息指旁一婢曰姑令若伴我寢何如衆果不疑遂與婢偕入室扃其戶指臥榻承塵語婢曰此上有團扇亾人物也吾欲取苦不能及汝暫蹲伏以背承吾取之婢蹲昏莫省所謂如其言伏遲登良久戶外守者呼婦婦不應呼婢婢不應乃羣譟排戶入赫然見婦自縊承塵間

婢爲所壓氣閉不得語解視婦衣間刀一金剪一𥁊先時所藏欲以伺守者之間者也烈婦之死後士景四日于是遠近婦女聞烈婦之風皆來弔哭闐門塞巷逾數十日未已烏虖死者士所難而烈婦之視死也如歸此豈徒足以厲婦行哉銘曰

生俱生死俱死三販封五嶽峙來者拜之行者止世有負心勿過此此爲張烈婦歸安之宅鬼風飄飄吹汝魄

甘肅嘉峪關巡檢王公墓誌銘

芑孫嘗序族祖再陸先生詩因述公居官大畧推其所自立于詩之外者以見詩不足以盡公也及是先生配徐孺人歿矣將啟先生之墓祔焉其子兆伯等復來徵銘惟先生設誠制行不撓于卑位其犖犖尤難者既載之前序矣餘亦有不得而沒也古之義妻賢且同葬例得附書用是按狀刪取世系生卒之詳及孺人行事銘而納諸墓謹案公諱世錦再陸其字吾王氏世居洞庭東山者皆出明贈少傅大學士鏊公其十世孫也少以烏程籍入監得官後改歸爲吳縣人祖顯蛟 皇贈儒

林郎祖妣張贈安人考金增長洲縣附貢生貤贈登仕郎晉贈文林郎妣朱生妣張俱贈孺人公性孝友善居喪歷遊名師累試不利入貲以州吏目發甘肅檄署洮州撫番照磨丁母憂歸起署靈州吏目靖遠縣典史借補兩當縣典史改嘉峪關巡檢休致終于家公所至見稱居嘉峪最久其稱最著者嘉峪古玉門今為新疆要隘大吏方憂逃犯下令出關者州與路符關吏驗行簽是或緣為奸搜索毛髮凡藥茶細微諸不在禁者皆械以入州又令軍民私書往來過關官為發視公力陳不便寢其事邏獲博具輒燒之弗竟其獄每歲冬蠲俸倡關

民爲粥以食行人居洮州以一羊告山神虎不爲害逆回田五之亂從軍有勞去官日其民攀號送者數千人配徐氏徐亦東山舊族年十八歸公事其姑生死無違禮處妯娌有讓當公之之官也孺人留家歲飢米石五千而祀事罔闕然一燈課子讀書自與諸女坐牖中其艱勤若此覕就子庚養終于河南公卒乾隆五十九年九月十四日年六十瀩以其年十二月十三日孺人卒嘉慶十年六月二十日年七十瀩以明年三月廿四日葬在所居墅舟園之傍與羣從兄弟昭穆相次子男三鼎伯監生庚河南試用從九品鋼升縣丞熊伯附監生

孫五仲芝未入流仲蘭仲誥仲甫仲伊女三孫女三所許適皆士族銘曰

烏虖吾王氏之先世傳忠厚惟忠與厚惟誠斯久公敦以誠遺訓是守以刑于家以詒厥後吏乎自隱詩乎自壽茲焉歸宅兄弟孝友異坎同藏有懿其偶位不副德委祉則有

考職主簿史府君墓誌銘

吾友溧陽史炳卜以嘉慶十一年某月甲子葬其大父主簿府君于其縣西北灘頭村之原先期以狀就余里居請銘會余他出留以待余者十日溧陽之史自漢壯侯崇以外屬封閥二千年聚族不徙代有聞人入我朝決科取大官不勝記或至爲宰相炳文學行義于其閒爲有數人物孤介不進力猶足以著書自名其先人懿美于天下乃不遠數百里來辱于余禮恭而意勤如此其敢以不文辭按狀府君諱楚宁西雍蓄自壯侯崇四十九傳而至　皇贈中憲大夫雲南府知府遵六者

府君之高祖也曾祖儀廷候選州同祖于翰縣學增生父世昌監生贈登仕佐郎母潘繼母于贈封孺人府君少嘗一試順天不利試吏得主簿棄而歸事繼母如父在時嫁弟妹如其未孤生平讀書以推已及物為意乾隆二十一年縣人饑有司議賑速不決府君倡曰凡賑莫如速欲速莫如勸民輸輸錢不如粟與粟不如粥其輸視田多寡無田者計貲出錢其出納錢粟任士之廉者其給粥男女以班老稚廢疾罔或後雖然猶當酌留其羸以市藥物材木將恐有札喪瘞窮繼茲而至者有司董之其後循以為法一日念學童之試于縣者暴露

無屋慨然曰試童二千人諸史子弟五之一吾其可已
請于官斂士族錢即城北察院廢址營作五年成之又
曰屋付有司幾何其不爲傳舍莫如因以爲書院乃可
久方作未訖以足疾自廢後二十餘年總督尚書鐵保
公檄州縣興書院溧陽辦治如素具者府君之遺也資
不中人縣有公事及祠墓率錢輒不自制累破其產既
益窶舉前後責劵燒之或笑焉已而歸之矣佹云亡
若干石遽償如數晚以身見五世旋于　潮臨終謂子
孫曰吾逍遥乎世至抱元孫死無憾然病久不識外事
如聞吏不在民民持吏短長告訐相隨屬吾鄉風俗奚

爲而至是言訖絫欷久之子孫更進迭請或應或否終不及家事既瞋怒張目謂炳曰若汝又奚爲而弗用耶遂卒其卒在嘉慶四年之三月十日年八十六配馬氏主簿錡女力婦行以贊成府君後府君一年卒年八十四今茲以祔子四殤其三鼎炳附貢生封修職郎孫二長即炳乾隆丁酉舉人興化縣教諭次蔚縣學生曾孫五榜縣學生悅瀛元星元起元元孫二綸芸孫女三曾孫女四惟府君不富而施于人不官而勇于事號爲福人不以福自予而拳拳憂俗之變雖微炳請義宜得銘爲之銘曰

有潛不曜施諸鄉有衜不衒與之亡籝金罔遺遺者長
孫又生孫世其昌歸安于是卜之良于後有述視銘章

敕封修職郎附貢生史君墓誌銘

余旣以溧陽史炳請銘其大父主簿府君之藏矣炳又言曰今茲實舉吾父封修職郎府君之喪以俱葬于灘頭村之原同墓而異域也將圖有以鑱諸幽敢繼以請予其終旣焉炳爲人有節槩其學得之家門其述封修職郎府君事行簡而信斬然有可見者因爲删次其終始大畧而爲銘以歸之其族出予姓名爵有載于主簿府君之誌者則弗著也君諱鼎輝別字甲增亦號步魚年若干補縣學生貢入太學用炳官遇　覃恩得今封博通羣經尤善尚書嘗依宋劉道原經義雜集儒先遺

說而斷之已意爲數萬言藏于家性方嚴不欺其志課炳有法雞初鳴輒令枕上倍文試諸疑義炳鄉舉登君送之應禮部試因亦自試順天不中自此遂謝有司閉門養親不涉外事然猶時見所不可有署令某當代不肯去以術使士民上書頌已請留君當衆言曰某居官虐士至死而吾人留之非情也且于例禁如是舉有不容已者幸且刊去吾名已而某竟用是受薦當遷會署他縣他縣人復留之事發奪官其留之者多名士大夫負累久不解晚渡江視炳官中一至遽行炳見君已病請解職俱歸弗許請留弗許請以其冬乞假省覲許之

未及而終于家嘉慶八年之十一月二十三日也年十六十九娶狄氏不祔故別誌銘曰

吏市名士市身門相鬻妄奪眞君矣之雷破昏古遺直庶其人人則亡義斯存

史孺人墓誌銘

封修職郎史府君之配曰孺人狄氏以今茲嘉慶十一年十二月某甲子卽窆與府君偕葬而不同藏其子炳請依古制別爲銘以版諸其幽銘曰

惟史與狄溧陽高門儷賢鈞齒傳世以昏往來袞袞有朱其輪抱德而處惟修職君依隱畢世亦綽有聞孰克婉孌有懿孺人父曰佑啟賚爲幅巾母氏則呂綬衿是親擇歸于史婉婉來嬪有穠其華物與俱春嘉耦曰妃聊樂我員饋于尊章晨茈潔新既躬澣濯以羞蘩蘋有擕有抱桑鳩愛均中歲以還實惟艱勤舅姑老壽食指

殷繁封修職君高歟邱園不干當塗介節自完有懿孺人尸是饔飧一頃之田純束之薪何有何無孰寒孰温堂有皤皤坐亦有鬢有雞有魚有酒盈罇家人嘻嘻樂以忘貧孺人揞之貧在一身罔時惆悔爰協卑尊五世一堂慶溢交鄰晚遭匪意礼喪頻頻又鑿而哭經麻笄榛降霜零雨獨鶴孤猿衣裳帶易感觸紛紜無幾屬疾委蛻乘雲六十九年一夢久伸二男三女戚綢衾誂抱孫者五又二曾孫厲以德致式是邪媛爲虞婦功于古有云民生在勤曷不苦辛要歸無憾榮悴何論考宅于兹灘頭之原雖不同穴相望君墳欲報劬勞炳也揭文

瀧岡表阡有待他辰昭是幽扉宜篆貞珉載我銘詩遺
播芳塵

貤封奉直大夫例晉奉政大夫國子監生沈君墓

誌銘

君姓沈氏諱虞揚字元昆江蘇華亭縣人余嘗爲作古心翁小傳者也聞君讀余所爲小傳而喜傾語其子有謙辭焉未幾得疾終于里其子恕等卜以君卒後二年某月日葬君所自營葬兆之原復以狀來徵銘君生平行事見之小傳矣于文律無宜沓出而恕等之請有辭且曰是先人之志也迺抜狀刪取前傳所未及書之系銘其後俾與目錄者舊續圖經者得究觀其終始云沈氏居峙山時有諱均者五歲嬉于道爲鈔化僧船所掠

爲養子松江潘氏潘歿自歸其族而莫收也遂還松江是爲始遷贇君之高祖也均生贈儒林郎士榮士榮生贈奉直大夫時英是爲君祖若父三世皆以善治田自饒而贈奉直大夫君喜爲善君少試有司不利援例入監息業以廣其父時所爲善舉乾隆二十年大祲爲粥東禪寺又出米平糶于十字廟街精稽斗筲剔釐厘弊和訖其役若始受事　今上建元之九年大雨水飢民掠粟傷近君倡議有粟之家在城各就所居畫界以糶在鄉者佃各歸其田主仍視租入多寡以爲其貸米差次普濟堂故事冬一饭夕一糜君爲之設再飯夏與振冬

與衣既屬疾雜取親故貸錢券滿一篋燒之中歲失其
弟虞獻撫長其遺孤子達歸其女湖南辰州府知府奉
賢陳廷慶逆達以官卒命子恕往撫達子又用己所以
撫達者教誡焉女兄弟適人而卒或蚤寡或貧經紀並
有恩義非奴役止其身弗世及君爲善不自名其一二
可見者若此君始築室城內明范太僕獻園故址曰聽
竹軒其後爲園北郭元倪高士所嘗棲遲處謂之古倪
園士大夫往往遊焉其見君者咸謂善人也歿之歲君
猶强起率縣人修學廟不自己頃之君歿其縣人相與
持短長興訟工久不訖以是無遠近識不識一口齋咨

以爲善人何可再見耶君以達貤封以恕當晉階奉政
大夫卒在嘉慶十年九月十一日年八十二配楊繼陳
贈宜人並先就窆子男五忠附貢生前卒楊出恕附貢
生候選同知慈監生懋並陳出悳庶出女三楊出者一
適某陳出者二適某某孫六長曷恕子今爲忠後承重
次某某孫女幾銘曰
東南諸沈吳興是源支分泒衍所在爾蕃君以播遷繼
別泖濱有子其系世爲單門爰暨于君兄弟二人弟既
亡矣再世又然嗟君晚娶而子而孫以紹而續以危而
安謂善無徵慶曷斯臻有封若斧華莊之原卜云其吉

孔固孔完銘于信辭後有誦傳

河南布政使司經歷楊君墓誌銘

君姓楊氏諱汝璉字景商江蘇婁縣人其先遷自紹興曾祖萬春贈奉直大夫吏部文選司主事加一級祖宗禧父宏沛皆贈如君官母蔣氏王氏贈安人君八歲喪其父若成人既長好結納當時勝流慨然有志讀書累試不利以貲入官乾隆二十七年授陝西布政使司經歷署西安府通判丁母憂服除補河南著其都事又署開封府同知懷慶彰德二府通判用卓異薦得　旨待擢中風疾不良于行乃自免家居十年以卒其卒在五十五年十二月初九日年六十五娶張氏庶韓氏子一

秉杞縣學生韓出也君偉貌修髯生平不妄取而易施人不阿諛上官在河南其使怒家奴下經歷司推問將傅之法君不肯曰法者　朝廷所以治民未可爲執事便開封同知故監朱仙鎮稅事前官困于吏胥君至其弊一淸前後歷官二十年及自免貧無以歸有贈之白金二十鎰者君返其半曰以是辦裝足矣我無傷廉子勿傷惠晩遊江西其故舊相與致槖中金不受獨取志乘數十帙方物數種以歸家藏一渓瀨玉瓶其口有瓶友某弗知也以善價貿之君指示其瓶處還其値戚友以急告靡不應或負之亦不問也雅有石癖因隸小令

石事爲石言一帙與所著豫遊日記消寒隨意錄若干
卷藏于家余官松江君已前卒未之識也而秉杷來從
余遊述其事求銘君之藏迹君所見于設施非大利大
害顧且執德不回意其人岸然有自信者義足銘矣墓
在其縣集賢鄉官紹塘先塋之穆葬以嘉慶三年二月
某日銘曰
君掾洛掾廨淸穹一樓衆莫登云有物中依憑嘯于梁
孰敢攖君大怒椎脫扃掃其上梯而升寢達旦了何獰
烏虖善柔鬼與朋惟人召之禍乃丁吏有強直祇不興
君雖卽遠事可徵銘之我筆鋒棱棱

贈儒林郎刑部司務陶君墓誌銘

刑部司務陶君惟模自京師奉其母太安人諱以歸葬之吳縣楓鎮敦字圩先贈儒林郎府君之兆已介所親以狀謁余而曰吾母之葬也幸獲銘于顧編修純而先府君之誌闕焉當府君之卒也惟模弱不省事窆石未具閔默迨今日月逝矣求所以不亡府君者敢卽圖于子余旣禮辭不獲因思誌銘之作古皆竁諸幽宋元來有納于廟者虞伯生氏以下嘗有其例矣迺爲追誌之曰君諱緒濟字作舟其先諱俊者明初以龍驤衛千戶戰没交阯賜葬吳縣之石馬墩遂世爲吳人曾祖世魁

贈奉直大夫祖篠議叙員外郎考大潛議叙州吏目贈承德郎妣習氏故少詹事篤女贈安人贈承德君凡四子君爲長幼敏課誦日千言稍長善屬文累絀于試鬱鬱得瘵疾久之不瘳遂棄科舉居恒閉一室讀經史諸書錄其有益身心者滿坐右亦時有譔造秘之篋衍生平靜退不識棊局幾道摴蒱幾齒而里中恤嫠放生之會棉衣棺藥之施無虛歲自哭其父贈承德君疾加劇繼喪其妣毀甚竭力營葬自其鬢頤之不起蓋至性所在不以疾病變衰若此卒在嘉慶五年二月七日年四十三配陸氏別見顧編修誌子一即惟楔能以其官贈

君者也女二殤其一一適朱文藻陶氏在吾鄉世以高貲修長者行其入多厖厚可喜君蚤得疾又處境順無繇自見而惟模追孝念昔聰然欲永君于無窮余雖未識君不笠無以慰惟模既書其事又爲銘曰

古有貞疾義勿藥也或是之亡聖所愕也君疾在躬德自君也以德自壽瑚彌焯也有子而才銘可諸也銘納于廟追而作也

例授通奉大夫鹽運使銜加二級議敘加十級又加十級鮑君墓志銘

吾友鹽運使銜歙鮑君旣卒之明年其弟掌河南道御史勳茂請假奉其喪還葬先期命孤圻謁余徵銘余故習君父子行事而君尤契余所相與往復匡扶甚懽且久以余之孤于世所託以自壯獨海內二三朋舊頻歲彫傷類多非意憮然重後死之悲而今又失君烏虖其忍不銘君諱漱芳字席芬歙棠樾之鮑世有著錄曾祖逢仁祖宜瑗考志道封如勳茂官入祀鄉賢三世皆贈通奉大夫君年十二以貧故雪夜跣足至揚州從其父

通奉大夫君佐人業鹽其後通奉大夫君自占商數千
淮南業益起有司僉爲總商家事一付君及通奉大夫
歿君嗣其事又兼總淮北會河湖並決淮揚薦饑公私
旁午君黽勉措拄六七年有無曲得其序白其鬢幾半
驟卒遠近齎咨謂其存歿實有繫于時不獨惜君施之
未究也君爲人豐頤美鬖遇事確然持可不可事成不
有其名無所好獨好爲善若飢渴者欲之在其身人或
受其德而不知愈益自喜諸商分賑諸州縣君兩得泰
州所區畫條法甚具皆例外出私財活數十萬人功最
多熟于水利嘗議臨事救災不如先事助河工欲治上

游莫若先䟽下游揚州所苦獨洪澤湖湖水宜導之歸
江不宜歸海歸海必經子嬰溝昭關壩如是卽高寶與
泰已悉受其害然入江之路不廣則運河不足以受洪
湖之水漕隄又危自非多濬支河不可適當事奏䟽芒
稻河君獨蠲銀六萬兩義壩決君倡爲柴四百萬斤又
嘗議湖水入江自金灣迂迴四十里達瓜洲不如府東
舊有沙河湮遷隄出私財倡衆濬之因賑泰州遂濬泰
州城中西兩市河別濬儀徵之天池雞心洲龍門橋請
復開船混江龍鐵埽帚諸器君旣置力揚州還以其餘
行善于鄉平治其鄉新嶺王千陽溪清水塘蕺山關道

路修府學重建忠烈祠增兩書院課額暨義塾廣義冢以若恤嫠育嬰施棺掩骼所舉不勝書特著其犖犖大者方余客揚州時歲祲君資致蘇松桼穀種數百石募人日擕一囊播之沿路又資購楚蜀米數千石運舸散分旁近市價驟平其事雖子弟不及聞惟余知之耳內行篤修撫羣弟有恩居恒布衣絇屨摩挲卷軸得善本輒與流傳蕭然若寒素淮商前後輸饟數百鉅萬君常居最　上知其名下部敘功　恩數晉異等階得至通奉大夫卒在嘉慶十二年八月二日年四十五配葉氏例封夫人子二均圻均以貢生議敘員外郎女二殤其

一字程世輪孫二倫輈倫轍葬以某年月日墓在其鄉某原銘曰

孰不趨義義利兼權君殊于衆惟義之專淮流之醮君所導宣淮民之飢君所安全醫有餘藥讀有遺編君雖往矣音儀宛然死而不亡何必大年奚施勿報澤有與延歸宅于兹委祉後賢我心孔哀以銘幽泉

長洲王芑孫念豐

誌銘三

封朝議大夫附貢生陳府君墓志銘

內閣中書陳君廷濬與其弟湖南辰州府知府廷慶皆以奉母居家不出及是母太恭人考終將啓其先封朝議大夫公之墓而合葬焉以芑孫嘗頌太恭人懿媺又及接教於先朝議大夫公因以狀來謁銘芑孫習廷濬兄弟久而聞其世詳不敢以不文辭按狀公諱遇清字確士其先出宋平章事秦國公後有祭酒諡文莊者見

書明史世居南橋析隸奉賢今爲其縣人曾祖蓋明季以講學著祖祖壽父基貢生基三子公其長也年二十二補諸生援例貢入成均歷試南北闈而飭行於鄉與兩弟分財有讓別自構宅養親親喪迄葬不以其難逮弟經紀從弟故治中文錦家事死生有義收召其族之秀者與兩子共學成其名歲飢倡爲鬻修起先世文莊公祠奉賢自析置未立學官公解千金作之他所剏建以若渠道杠梁醫藥衣槥之施未嘗惜力惟不佞佛廷慶嘗暫官桃源訓導公葺其廨曰此雖傳舍亦畀後至者安焉自廷溥兄弟試童子以至入京必身與俱晚就

廷慶官中其地有龍門石橋圯滇黔往來者病之公出四千金命廷慶復其舊公好勤自奉甚約饗客則豐處戚族親疏各當或有不得於公者久亦自媿而解蓋公生平一二因事見之者如此配太恭人顧氏儒家女爲婦爲母曲得其序有議繼廷溥爲嗣而後易之者或請中分其產太恭人不可陳氏故有義田太恭人命廷溥益之適倍又別捐地以供族葬後公十三年乃卒公卒乾隆五十九年七月十八日年七十二以兩子先後累封今階太恭人卒嘉慶十二年十一月初五日年八十五墓在柘林漁塘灣子三長廷溥癸卯舉人用奏舉孝

廉方正　賜六品服改今職次廷棫殤次廷慶錢榮牓
進士由翰林部郎歷今官孫三祥能稟生泰岐泰彪曾
孫二光裕光璇女二孫女三公偉貌修髯音吐殊壯芭
孫接公既晩猶想見其少年恢恢乎有濟時之用也既
積不紓以食其報於子孫而太恭人又妃德焉實應銘
法爲之銘曰
惟公恭人既勤朝夕施及子孫居有遺宅惟公恭人教
忠以廉施子及孫耕有遺田惟公恭人嚮學親儒施子
及孫讀有遺書惟公恭人好是正直施子及孫享有遺
德遺德孔厚百世之有無或隳厥守俾熾且久遺德孔

長無或閼于牆以逕其辭以式其鄉我作銘詩惟公恭人是思刻藏于茲來者有儀之

楊生母韓孺人壙誌

余既爲楊生秉杞誌其先經歷府君之葬矣秉杞又失其所生母韓卜以卒之明年二月庚申從府君之兆壘纍踵余門求所以不沒其母者按狀孺人韓氏河南開封人少以河決破其家遇救不死來事經歷君時經歷君官其地未有子嫡張安人治家嚴孺人婉娩上下曲得其序後八年經歷君以病歸動作需人者十年乃卒嫡張病失明頃之亦卒家事一庀於孺人孺人揹拄無違禮子女咸服其教於是秉杞之世父世母皆歿矣無後將合食與祖妣孺人以舅姑同食非宜爲別祀焉秉

杷初喜佛學並以勸孺人孺人不可已而秉杷嚮意儒術一日舉許文正賜不取梨事孺人曰好人難爲亦易爲在汝肯學否耳其識大義若此雅善女紅勤勤無一日間以汔於其歿歿在嘉慶十三年十二月甲午年五十八一子秉杷娶縣學生女二一殤一嫁張允新古之所謂成其身者固皆廩廩乎視心修身以無憾於幽明而祿位事功其末也秉杷旣習儒家言求所以不沒孺人者事將有在如余又何足爲孺人輕重哉姑徇其請爲壙誌而貽之銘曰

烏虖而母往矣而身則存毋忘而母之諄諄而克蹈而

常而毋其康而或背而忽而毋其沒吾銘於是達而毋之志以流毋懿

上南河同知王君配邱恭人墓志銘

恭人姓邱氏贈奉政大夫某女爲余族叔父上南河同知名申伯之配邱與王世居洞庭東山邱故于叔父爲從母之黨贈奉政大夫君舉恭人晚奇愛之材叔父而嫁焉其嫁也不及事姑獨舅在又蘼疾彌年家酷貧叔父操筆遊四方求爲小官于凡仰事俯育吉凶鉅細一倚恭人恭人能不以困故累其夫及叔父自小官積遷至今職兩子各以才能繼迹父子夾河領治歲時往還軒蓋相望家門鼎盛恭人能不以富貴怨恫于內外歸王氏四十有二年三遇　覃恩得今封以嘉慶十三年

閏月廿一日卒于上南河官寢年六十一子二仲湘仲淮女一適候選縣丞潘守楷孫二孫女三于是仲湘方以山西吉州知州薦最待擢仲淮以下北河同知入覲奔問偕來奉其喪歸卜吉楂灣新墓以卒之明年某月某甲子窆謁余請誌先是恭人家居歸寧其親者數年後以仲湘官請于　朝得貤贈外祖父母如制恭人身自宮中捧其　誥還省所生母包焚黃外氏　龍章導引騶呼絡繹山中人不常睹也負擔觀之者塞途嗚呼以詩錄宋桓許穆夫人義推之如恭人其亦生人之至願而遭世之極榮矣然仲湘兄弟宦將月起誠欲如

古之所謂國人稱願者吾知其不止此故因其請試爲

銘以申告之銘曰

世人之榮榮以當時　鸞書象服翠葆金支懿惟恭人

實康有之匪惟有之德亦具宜君子之榮光于沒世孝

秀循良傳家有自懿惟恭人將大厥施厥施孔多用昌

厥嗣洞庭之麓卜是新堂既固既安納我銘章子子孫

孫頌以無忘

單紫迉墓志銘

余舊從高密人得單鉊康夫之文讀而善之及是又知有詩人單紫迉紫迉歿三十有五年矣其子華炬始以其詩謁余里居且求追志其生平按狀君諱褻棸紫迉其字單于高密故宦家君不宦以監生自老曾祖務孜江南淮安府知府祖僎監生父履咸河南睢寧縣知縣君在娠七月墮地警悟及長性嚴峻好善如己出而疾惡尤甚其宗戚貴介有過相誡莫以聞而窮士倚之以爲歸當其存見憚鄉里迄其歿無怨惡焉或且思之不忘君有田千畝棄不事營一屋北城垣下曰退齋齋中

列先世藏書萬卷蓺鞠百本簾閣據凡一意作詩鄉故有三李先生者以古學倡導後生每高秋勝日紫迟家鞠作華與他家華三李先生相攜持來過把鞠命酒哦紫迟詩高歌大噱自以快然出一世與古之惠休齊己陶謝一流人相晤語也于是盤桓偃仰樂之忘年而紫迟卒不宦病且歿矣紫迟歿三李先生序其詩行之廉夫爲傳及是廉夫與三李先生後先俱歿而乃以銘屬余君卒在乾隆四十年九月十三日年五十四葬之所自卜縣西城陰寺北原祔其配夏繼傅繼李子男二華炬尚娳女五咸有適孫三曾孫三銘曰

烏虖紫逌殆古之志士世顧以爲詩人而詩又止于是

雖然傳之廉夫逖之三李吾茲著見其終始後五百年

將有知之者矣烏虖紫逌志士不死

婁縣學生莊君墓志銘

莊君之病也命其所授業生何其偉一再過余求爲文著其生平且曰待此以瞑目然君雖病太夫人年九十餘無恙不宜爲傳他無可屬其辭者因循久之及是太夫人殁而君亦殁矣君殁自剋死期拳拳以未得余文割所藏明人書卷貽余爲訣申前請嗚虖余德薄位卑衰晚還家鄉里後生藐然不余齒數豈復能張君者而君顧從荒江老屋中求余一言至以死要之君之計彌誤而意彌可悲也乃删次其偉所述爲銘寄之須其葬而納諸墓君諱師洛字蒓川其先自浙來徙青浦又徙

婁縣天馬山之陰遂隸其籍考心鑑生西子爲諸生者
二而君其次也其補諸生出故諸城劉文清公娶于薛
于姚皆賢而先殁君殁以今嘉慶十七年正月二日年
七十有子敬君好觀乙部書作詠史詩既試高等薦不
售遂棄科舉以貧故授徒館其偉家最久時王侍郎昶
爲雲南布政使聞君名往聘君弗與易也居之凡二十
年慕其鄉先生陳夏二公之遺風陳故有集君輯之增
倍又注其年譜營畫其墓祠夏公之文無傳獨其子完
淳所著驟出于湮沉斷爛之中雖不無鄉人士君子助
錢爲力而實皆君之功也性耿介所交無烜赫者其援

徒不責修脯亦不專尚舉業所務讀書其偉習其教亦篤古有雅尚君所爲十國宮詞余序以行世其所自定之詩曰不直杯水集與所著吳詩集覽刊誤鄭賸三昧集補注宋詩集評凡若干卷藏于家余故聞君有幽憂之疾自少至老惜乎未及援君未審所憂安在徒悲之不得而書之矣銘曰

毋既篤老君疾纏力疾養母求甘鮮母之往矣君不延幽憂畢世銷雲煙飾巾待期誠灑然而何迴首心拳拳句言于我要之堅君昔慕誦鄉先賢蒐陳輯夏書成編三公神在星斗躔君名附之將必傳我少不德今華顛

妥能壽君千百年寫哀聊與泉扉鎸

增貢生盛君墓誌銘

盛君之卒未百日其子鏗闔然凶服踵余門求爲君墓銘會方歲始余家有賀客見而駴之且謂其來之早也烏虖喪禮之墜久矣古之請銘葢有衰絰者鏗來義得服其服其蚤也懇乎其至也此固盛君之敎也余何忍不銘乃按狀志之曰君諱灝元字蔚占自號百堂其先自臨安徙籍松江今爲華亭縣人君年逾冠補博士弟子故大學士諸城劉公故尙書新建曹公先後視學皆置君高等補增廣生久之試不售出遊福建河南佐人爲吏所主多賢有文勸之作陰德多所補救晚歸猶時

出近遊所至訪尋古迹流連山水怊悵風華作爲詩歌旁涉畫藝意灑如也而君亦老矣其卒也年七十六在嘉慶十四年十一月四日以某年月日葬某鄉某原君素和易信然諾篤內行讀一書不終卷不他易嘗謂讀書二病一曰輟一曰雜有屬君求畫于人而驟歿者越數年君卒如所請求其人畫以畀之其家中歲客濟源得夏峯孫氏書讀之心開自此遍求宋元明儒家之說慨然有志于學每晨起揖家祠忌日之戚終身如一日亟劬坦然若平時處分後事其子請命則張目曰熟讀論語烏虖君所交學士大夫類以詩合即余亦以詩契

君未遑與之論學也迨其啓手啓足與所以命鏗者非
有得于學何以及是然則君之宜銘而可思不獨在詩
余之銘君蓋傷摧悼至再逾歲而不能援筆者非徒故
人之愛杯觴文字意氣之間而已君詩若干卷余旣序
以行世他所著錄藏于家君曾祖廷龍贈儒林郎祖藻
考授州同父時敏母沈配吳氏先卒子一即鏗縣學生
女一嫁孝廉方正六品服婁學生程師羲孫三孫女二

銘曰

君爲詩婉多風君爲儒戒必恭壯而遊以無訧老而息
彌自得正其終完我始順且寧歸于是善有餘施孫子

例贈文林郎殷君墓誌銘

君諱廷梁字石渠江蘇華亭人殷氏世居瀟廠明季有諱葵者以諸生殉國與兄兵部車駕司主事之輅俱死君葵之後也君之曾祖府學生書始遷城東門祖甸考授經歷贈長樂知縣父鳴鑾諸生雍正四年舉賢良不出妣廖所生妣郁賢良禱於泗州塔院而生君君生敏甚年十一通諸經十二知為文逾冠餼諸生中選優行君少受業南滙葉進士某與其子擻襟及其家舍人鳳毛相講勸學有源流為文好深湛之思默坐久之忽然伸毫不復加點才藝高一時諸城劉文清會稽梁文定

南昌彭文勤諸公世所號知人先後視學咸賞契君
高宗純皇帝南巡召試拜文綺之賜獨久困鄉試
力疾自勉迄不得所志以卒實惟乾隆五十二年之十
月六日年四十八再娶皆楊氏前配楊有婦順先卒十
七年子五朝鼎朝鼐朝璵瑞瓚皆諸生而瑞舉於鄉瓚
餼於廩女四甘肅吏目查泰源監生蔣達婁學生吳承
禧其所歸也一未嫁殤孫三孫女四卜以今茲某年月
日與前配合葬青浦神山之阡君卒二十有五年矣君
篤孝善居喪勤儉好施多長者行教子弟有法謹於擇
交嘗作美人詩自喻以其能見重長吏然公事外無所

謁焉世父鳳梧爲縣道丞籍沒從父廷揚憂死君撫兩孤自入塾至於受室割產畀之外氏之家既絕亦爲營畫延其祀有女兒三養其寡者紀其存者恩義具周歲輩數不得終事母顧諸子命之曰汝曹積學砥行即不得科第非吾憾也所著詩文若干卷藏於家余猶及與君同 召試嘗一見於期集之地迨余爲校官監理雲間書院君已前歿朝鼎兄弟方隸學籍而瑞在書院與余習至是瑞來余家請銘君墓士之不遇而昌其後者多矣君雖不幸以文人終然推其頌功之言蓋匪獨文人也朝鼎兄弟士行飭修誠所謂不得科第而可以無

慽者況乎瑞旣得之繼瑞而起者駸駸未已然則君將大食其報於方來余雖衰病庶幾或見之乃刪次其狀與爲銘銘曰

有弸其中學則充兮有褫于外才則大兮誰之不如而絀以無紓兮旣屯其遇又年之不駐兮無往不復如轉轂兮有子而良旣鏘翔兮神山之巘蔚芊芊兮卜云其吉利嗣賢兮式佇　龍章賁幽元兮考德作銘券諸天兮

署徽州府督糧通判候選同知沈君墓誌銘

君諱達字銀槎沈氏自歸安而之桐鄉自桐鄉而之華亭其家世略見余所爲君世父貺贈奉直大夫君虞揚之誌虞揚有弟曰贈儒林郎晉贈奉直大夫虞縣郎君考也妣倪繼馮皆贈宜人君世單傳身又蚤孤依於其世父世父代持家而教以讀書不就然尅苦善治生逝於世父世父知其必自立也爲娶婦而授之田不二十年遂以田雄一縣其術以所入十之五供歲需以十之五生殖贏則復以買田故積田多其敝衣麤食勤身齋用虞揚弗及也君既有田遇鄉閭水旱以及祠廟道

路橋梁諸善舉常率先縣人性好岐黃書手製善藥施人愛於其繼母馬太宜人君治田之暇葺治明范太僕獻園故址綴以池亭花木買歌伶歛簫度曲賞雨嬉晴所以娛侍太宜人者無不至已而馬太宜人卒又朱其配王服闋遂不更娶自顧年力方彊不欲坐老田園奮然思見於時乃遵川楚事例由中書科中書舊職改捐通判發安徽檄署徽州府督糧通判厥所當得　封典貤之世父然世父老矣念君之久於外爲加捐同知離任遣子恕往趨君歸比恕至而君已得疾歿五日矣於是恕護其喪以歸四女未嫁一子晉甫生未朞月恕爲

經紀嫁其二女撫晉至七歲又殤乃今以恕弟慈之子敦儒後焉君卒嘉慶七年五月七日年四十四葬之青浦某鄉先晉贈奉直大夫君之墓祔以其配王宜人是在十四年十二月己酉子一郎敦儒女五翰林院編修吳江程邦憲婁監生朱光綸上海學生瞿應紹其壻也其一字候選縣丞嘉興馮某一未字君以高貲見擯居恒避客尤憚有司獨余至華亭君以其姊壻奉賢陳君廷慶與余雅故知余無惡也乃踽踽然曳履過余余顧未之欵洽也及是其從弟恕慈等以書具狀來求銘墓迹君始末之際有足感者爲之銘曰

君始力田誠苦辛所蘄以富華其身身之華矣飄乘雲
有呱不育中艱屯懸囷爾庭瞰睍臻五女祁祁爛盈門
匪寇婚媾來紛紜兩弟夾持家範循有子其繄危而存
無子有子冬廻春舉紼揚舲載雙䰟往郎吉卜從先人
以利後嗣終昌蕃先否後亨古所云

附貢生沈君墓誌銘

余爲華亭沈生恕銘其考古心翁之藏又銘翁從子瞿徽州府督糧通判君其于沈氏之家世詳矣最後恕又以書求銘其亡兄附貢生安貞蓋安貞之沒十有餘年矣以家之多故所嗣子弱未勝衣故葬愆期卜以今茲嘉慶十六年三月日舉其殯葬縣之春申鄉其配從焉恕書曰兄諱忠字安貞先府君冢子前母楊出也楊殁而後吾母陳來繼室又幾年恕生故安貞長於恕若干歲兄年十幾喪楊太宜人毀甚其時先府君年垂五十所生子惟兄一人力諭止之乃始節哀不敢過禮是兄

之少而盡於家者然也年十幾補縣學生屢躓鄉試閒一遇於前李侍郎潰訖未登牓乃北遊肄業太學訖無所就是兄之長而遇於世者然也兄性儉約終歲不製衣食不兼味顧慷慨好施予信然諾或稱貸以急人之急不數年負人金累萬而人所負金亦累萬然負人金不能不償而人所負者忘之矣是兄之沒而稱於人者然也始兄自北遊歸先府君方移居北郭頤志園林家事鉅細一倚兄兄遽暴疾以卒年三十幾府君傷之迨年八十而猶恤然其不忘也遺二女無男後一年刼舉子支偉立以爲嗣配吳氏後兄若干年亦卒二女者一

天一適縣學生潘鑑惟兒生無所見于時殁無所聞于
後願先生一言以微惠於地下烏虖恕之言抑何哀以
思也余與君前後不相及獨嘗聞其遺行於儕俗之間
恕言皆信輒爲删次所述銘以歸之銘曰
簞瓢自富空浮雲積金不施同一貧君財散盡餘一身
快哉豈不賢於人身雖不祿澤有存元堂既開封馬陳
從爾考妣歸厚坤有子負土成茲墳一弟淚淚求銘文
以永厥聲貽厥孫

王紹虞壙版文

君姓王氏諱芳洲紹虞其字華亭人年十一父歿知哀旣長以醫自食意弗屑也暇輒誦小學近思錄矯然有志于宋儒之說然少故不讀書時過而學苦志厲行遂病咯血又困瘡瘍紹虞若不自知其病之在體者有至性母病割左股和羹以進越四年母又病又割其右股以進母卒不瘳而紹虞創巨哀毀骨立終喪死矣時嘉慶十一年八月某日也年三十三無子將歿語所親曰學道以操心爲始操心以主敬爲先死固命也無足悲者烏虖紹虞旣知求心于主敬而一再割肱以孝隕生

何爲也哉自古聖賢設教皆先以博文而不立道學之名固慮夫後世有篤志而弗學者其中所菀結如水焉積而無導其究將蕩決而不可仰也然紹虞之死則悲矣紹虞既祔其祖以葬余爲書其事墳版系辭焉以哀之辭曰

夫豈忠孝有不可爲兮將蹈道而之死雖之死而卒靡悔兮惟徇心于一己儀先士之好修兮必考祥于所履無傷生以爲孝兮剏又從而隕祀何夫人之專專兮欲矯世以孤起哀一逝其永絕兮指遺邱之在此後有過而弔之兮尚援義以求是

候選府同知沈君繼室曹宜人墓誌銘

宜人曹氏諱蘭秀字蕋枝亦字澧香蘇州人父東城兵馬司指揮銳嫡母王所生母吳母吳之事指揮也晚從宦京師生宜人於東城花市衕齋生三歲而指揮卒前卒以宜人屬余且曰異日聽子而嫁後十有七年余以歸華亭沈君恕爲繼室不四年宜人產女遘疾驟亡明年三月某甲子沈君以葬之某鄉某原所廢出一女曰香孫子男某某皆前出側出也殁在嘉慶十七年正月六日年二十三沈君故高貲適冠補諸生敘職府同知未即出任而田連阡陌家有園池所居靜好樓多聚法

書名畫招致遊從琴樽間作水石清華自得宜人益愜其趣窮極懽娛夜以繼日宜人自小知書嫁而學畫弄筆爲花鳥寫生傾其寶各市廛有鬻其迹者又性精敏内以當于夫外以周旋戚黨下逮臧獲人人得其歡由用能使沈君之家事益治故其歿也沈君逾時而哀雖其疏屬一口嗟惜之云指揮故以書畫名三女皆自喜文墨之間宜人最小歸得其良而弗有其享在人情爲可悲自古言妃匹之際無如命何若宜人者及期于迨吉之年先秋于彼穠之際遭家方盛而葬于其夫轉以留餘思于無窮不可謂非幸余之所以爲宜人無憾也

始指揮以宜人屬余時余已年垂四十不自謂必能如
約豈知忽忽遽嫁嫁而死死而葬今茲泚筆而銘其墓
哉銘曰
何季蘭兮嬋娟擕好逑兮翩躚涉書林兮曇藪憺翱翔
兮窮年將矢之兮偕老忽雨別兮方懽羌目存兮晳晳
招花魂兮遺筆挂元堂兮如生苑蘺風兮笑日申獨旦
兮舒詠歛寒篋兮捩瑟惘保抱兮呱呱母背啼兮烏烏
雖一逝兮永絕諒餘恩兮如初券瓦薊兮后土舉靈幡
兮追祖筵夫君兮能忘有慰之兮泉戶